

# 生之智慧

楊 瑞 永

若貝克特的「等待果陀」在國內上演的話，一定會有許多觀眾被劇中人吊兒郎當的動作，及光怪陸離的對話弄得咯咯作笑。但也一定會有許多人笑不出來，因為這些人能够藉着自己潛在的造化，衝破了這齣戲的「隔離效果」而將自己投射到戲裏的角色去，因而感染了其中鬱悶的氣氛。劇中兩個等待着果陀的流浪漢，埃斯屈恭與拿拉底米，他們含糊顛錯的對話及不知所然的等待，很可以說明人類存在的空虛感，使一些無法肯定自己而受制於某種「等待」的人感傷。那自始至終沒出現的 Godot 象徵着人類希望所寄託的「神」，或甚至是一個令人頓然覺悟的「概念」。可惜的是，它並不在今世出現，恐怕要等到隔世或甚至無止境地等下去，使人與起無從仰賴的浩嘆。另外兩個在一條繩子上建立主

僕關係的榮基和波左，他們雖有名份之分，但却互為主宰，互相依賴。這無非是在諷刺，人在生命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那麼地可笑和不切實際。這齣戲處處嘲笑為命運所作弄的人類，時時撒播空虛與孤獨的氣氛。若照 Jacques-Chichard 的說法，它是一個「注滿了電的靜止劇 (Statichama)」。劇情看起來不向前推移，可以一直循環下去，但却充滿了所謂「生存的苦悶」。前面那些看了戲而笑不出來的觀眾，便是因為有可以感受這種苦悶的造化之故。

若承認無知便是福的話，那些不感受苦悶的人可以說是幸福的。但對於一些致力於知識上的探索及生命上的追尋的人，他們很容易感受到生存的苦悶或生命的憂鬱。這是因為知識與生命本身很容易成爲一個求知者的象牙塔之故。在塔裏，他們知道世界有其光明的一面，充滿真善美；也有黑暗的一面，充滿荆棘與陷阱但却因為感於無法排斥黑暗，使世界永遠美好而痛苦不安。他們也知道生存的可貴與死亡的陰險，但却因為無法超脫生死輪迴而悲憤。這些人被自己熱愛人類的熱情所困，常想力挽狂瀾，想旋轉乾坤，想超越一切，想置人類於至善的境界。結果因為力所有不逮而氣悶。這便是本文所提到的生存的苦悶。尤其令人類悲哀的是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；邪惡總是欺善，光明總不敵黑暗。死於自己的熱情之火的三島由紀夫，在「金閣寺」裏描述着，邪惡變態的柏木與溝口最後逃脫了命運的手掌而不死，倒是純潔且具有光明的感情的鶴川却死在自己的手上。鶴川外表豁達，內心却激盪着生存的苦悶，到頭來還是屈服於與自己性格不容的外界壓力，令有心者爲光明的脆弱而長嘆。這種正

反冲激的例子另外有一個，夏濟安在「魯迅作品的黑暗面」一文裏列舉了一件事實：暴虐無道的隋煬帝想一網打盡天下的英雄好漢，邀他們到揚州比武，並設計陷害之。但陰謀不逞，各路英雄爭相逃離比武場。到了城下正想衝出城門之際，頭頂上降下了一個千斤閘。幸好一位巨無霸挺身托住了它而讓四方豪傑得以逃生。可是這位巨無霸本身却難耐千斤閘長久的壓力而犧牲了。這故事並非單純的捨己為人的故事，巨無霸象徵着正義與光明，千斤閘代表着惡勢力與黑暗。說明了那些挺身抗拒黑暗的，免不了要為黑暗所吞噬。使得一些感受黑暗與光明冲激的人，既想力挽狂瀾却又鎮懾於狂瀾的囂張。於是苦悶再加苦悶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

既然這種苦悶的感覺全是由自己的「知性」而來，要免除它就必須走出知識的象牙之塔。以哲學獨特的智慧來主宰理念世界，而不受制於一切對立的事物。即是你必須作光明黑暗，是非善惡，生與死的主人，不要讓對立的事物或觀念來左右你，踢得你團團轉而找不到門徑。換句話說，你必須超越自己，作自己的主人；必須能主宰環境，不要有所等待或依賴，這樣庶幾乎可以免除苦悶的感覺。做自己的主人並不是什麼「個人主義」，比較相近的註腳恐怕是叔本華，尼采認為「人是自己的立法者。」這些論點不但強調個人的生存價值，且將個人的意念提到最高的地位。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；什麼是光明，什麼是黑暗；為何要抗拒黑暗，為何要歌頌光明。這一切的最後決定都在「我」的意念裏。種種對立事件的衝突或價值觀的差異，並不能左右「我」；苦悶何由而生？苦悶既是「認知」的產物，要排除它當然也得靠這種「意志中心」

的體認了。舉例說，人們對於幸福所下的定義莫衷一是。有的說多子多孫最幸福，有的認為富貴即幸福，也有人主張「愛」的人生最幸福，或承認心安理得的生活才是幸福。但其實這些都是別人「公認」的幸福，和自個兒的意志恐怕不盡相符。能超越功利主義的人，他們的幸福正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「幸福乃自我滿足之謂」，一些不為潦倒的生活所困的藝術家，譬如常以無花果乾充饑而自得其樂的畫家米羅便是。而許多哲學家也認為幸福一詞是基於思想自由而來的，因為這才是自己的幸福。即自己的幸福須由自己決定，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幸福之道在智慧，這種智慧便是前面所說「意志中心」的後盾，是走出象牙塔的動力。

但，人類生存並不單要免除苦悶，還要積極的求取生之樂趣。這須要一種具廣義且完整性的「生之智慧」。此不僅包括超越自我，免除苦悶的「意志中心」，且包含容受他人，增進生存樂趣的「寬容精神」。前者是主觀的概念，後者是客觀的態度。說到寬容精神，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：種種事物或觀點都像一個圓錐體，它的投影由上面看是一個圓形，由側面看是個三角形。你要認定他是什麼形狀，沒有人有權力干涉你。但你必須承認它的本體是圓錐體。而且最好容受別人所認定的形狀，不去干涉他。因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意志（所認定的形狀）可能會衝突，但個人意志和自然法則（事物的本體）却可相行不悖。這關係就像哲學上的唯心論，唯物論或心物合一論都可以和宇宙本體共存不悖一樣。與他人妥協可能會失去自我，與自然妥協却可增長擴大自我。這樣一方面擁有自己，一方面擁有大自然的人，才能寬容他人。這種寬容並非被動的、感情

的，乃是主動的，理智的。要知這種寬容並不就是承認承受個人意志，可以承認接受的只是圓錐體，可以寬容的是圓錐形，三角形或圓形。這乃是自己生存並與世界共存的兩全辦法。我們可以認定一件行為對我們來說是善，但我們必須體諒別人說它是惡。因為行為的本質恐怕是非善非惡的反射動作而已。Marcus Aurelius 有一段話說得很好，「每日清晨對自己說：我將要遇到好管閒事的人，忘恩負義的人，狂妄的人，欺騙的人，嫉妬的人，孤傲的人。他們所以如此，乃是因為他們不能分別善惡。但是我，只因我已了悟那美麗的「善」的本質，那醜陋的「惡」的本質，及那和我很接近的行惡者本身的性質——他們不僅是與我在血統上同一來源，而且具有同樣的理性與神聖的本質，所以我既不會受他們任何一個的傷害（因為沒人能把我拖累到墮落去），亦不會對我同胞發怒而恨他。……：所以彼此的衝突乃是違反自然的，表示反感和厭惡便是衝突。」這段話最重要的便是，Marcus 不但能確立自己的生活指標，依自己的意志生活，且能寬容別人的生活態度，共同生存於自然法則下。印度哲人泰戈爾也持有這種寬容精神。他認為「惡是不完全的善，醜是不完全的美。」這種人生態度保持着意志中心的態度更進了一步。相信 Marcus 和泰戈爾都不能承認人生是苦悶的。

所以，生之智慧是既能釐定自我，超越自我且能容受他人，是說「人是自己的擁有者，也是自然的擁有者」，是能安然面對各種對立事件或觀點的智慧。富有知性的朋友們，努力發展生之智慧，破除苦悶，愉快地生存吧！